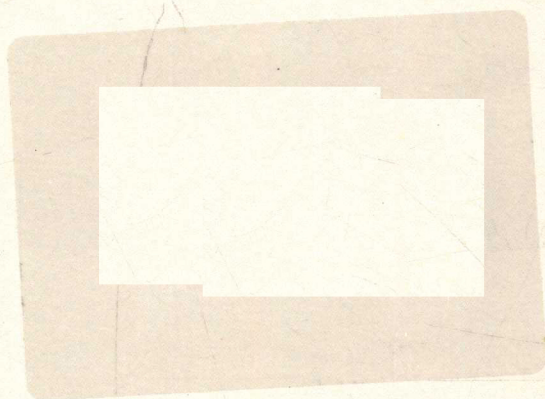


老师好美

To My Teacher with Love



871.1

老师好美

「美」严歌苓 著

To My Teacher with Love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师好美 / (美) 严歌苓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8.9 (2018.11重印)
ISBN 978-7-201-13864-0

I. ①老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1741号

老师好美

LAOSHI HAOMEI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张 璐
产品经理	陈 曦
装帧设计	陈 章

制版印刷	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0.25
印 数	7,001-12,000
字 数	238 千
版次印次	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	4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[一]

声音是检察官的。壮年的中低音，陈述过人类太多的悲欢离合、自相残杀，因而过于成熟，因而提前衰老。就是这个男中音把被告席上少年情杀者的壮烈故事讲得平铺直叙，无关痛痒，以致少年瞪着两只榆树叶形的大眼睛，似乎在听一堂他不感兴趣却至关重要的物理课。

声音在大厅里激不起丝毫回音，满场旁听者的肉体成了最好的吸音装置。“被告闯入受害人家中，拔出预先准备的西式厨刀，向受害人脊背猛刺。受害人因背后攻击转过身来，本能地伸手挡护脸部和头部，而被告却误以为对方欲夺其刀，更进一步丧失理智，向受害人腹部和胸部连刺三刀……”

听到此处，大厅的空气激灵了一下。人们看了被告席上的少年一眼：那细细的脖子，细细的手腕，臂力和腕力足够屠杀一条生命？需要多饱满的激情，多彻底的无情，才够把那一系列凶狠的动作发射出去？

少年瞪着眼，似乎无奈地陪着众人把检察官的陈述听下去。事件中的主角不叫刘畅，叫被告，所以刘畅站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儿听那个被告的凶杀故事。一个妇人越来越响的呜咽都不能使他的知觉凝聚。妇人为什么呜咽他也不想知道。死静的场子被她哭活了，有人向妇人移动，递给她纸巾和安慰。妇人竟然从旁听席踉跄出来，站在过道，她要干什么刘畅也不想知道。只见她朝着法官踉跄而去，被两个警察摁住后便顺势跪倒在地。妇人破碎的嗓音混在呜咽中：“请……法官……一定要为我儿子……”下面的话中空下的词句全被呜咽填满，“我家天一死得冤啊……”旁听席里许多妇人的鼻息都粗重了，一个接一个地擤鼻涕。她们不是现在的母亲就是将来的母亲。

被告席上的少年眨了眨眼。天一姓邵，同学们总是连名带姓地叫他邵天一。有时不怀好意地连他的爱好一块儿叫：诗人邵天一。这一点刘畅似乎是记得的。呜咽的妇人是邵天一的母亲无疑了。

邵家大妈被拖回她原来的席位，大厅里唏嘘和耳语形成的气流还在浮动。刘畅身边的辩护律师叹息了一声。这么多妇人陪着邵天一母亲哭丧，对赢下这个案子、赢下他客户的小命可能不利。检察官陈述完毕。最后一段话用来做结论：“被告人是有预谋、有准备地故意杀人，手段残忍，情节恶劣……”这段无数次出现在谋杀案公诉报告中的语言说完后，检察官静下来。

被告的思绪在“故意杀人、手段残忍、情节恶劣”这三个词组上飘游。高三的语文课学的全是高考题，整天招架的就是主语、谓语、状语……但这三个词组是什么呢？况且被那中年的、不为所动的嗓音平铺直叙地念出来，什么意思呢？中年男声突然高了半个调门儿，刚才长长的停顿后他或许深吸了一口气，调门儿是被一股气

顶上去的：“在此，我不得不提到一位女教师在这个不幸事件中的角色和责任，她的名字叫丁佳心。”

“丁佳心”三个字使刘畅的心刺痛了一下。什么是心？丁老师在她获奖的教学论文中曾经写道：“心，并不指心脏，心是一个生命除了肉体存在的一切存在。那个存在不跟你要吃的、要喝的，但它要除了吃喝之外的一切，连你的梦它都要，因此它是生命的生命。那就是心。心的疼痛便是生命的生命在疼痛。”过去一年，丁佳心老师就是被告刘畅肉体之外的一切存在，是他生命的生命。

少年落泪了。

[二]

你可感觉到另一个人陪你站在被告席上？就是我。畅儿，你的丁老师就站在法庭大门对面的水泥电线杆后面，看着法院森严的铁门。一点不错，我不敢露面，我必须用电线杆做掩体，因为我怕人们。我拦不住人们把我们三人的关系理解得污秽不堪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得出那种理解。我们三人的关系是否污秽，我不知道。事情早就乱了，在你第一次给我发短信的时候就开始乱了，也许更早。混乱从你父亲把你带到我面前，催你叫我一声“丁老师”那刻就开始了。你为什么不肯好好叫一声老师，一定要父亲催三催四，最后被催红了脸才开口呢？当时和事后我都没当回事，但不久你跟我解释：见到我的第一眼你想到你们小区一个女孩的妈妈，十二岁那年的暑假，她常带你和她女儿去游泳。

之后发生了没收手机事件。那是你到我班里来的第三周吧？坐在第一排第一个的是杨晴，她左边挂着市里评选的“先进班级”奖旗，金黄色流苏的侧下方，就是你那颗毛茸茸的脑袋。只要我看见

你那一头浓发中心的漩涡，就知道你不在规矩地上课。这种时候你不是在读通俗英文小说就是在玩手机。

我走到你的课桌前，要你把手机交出来。你抬起头，看着我。

那是什么样的眼神，畅儿？你的眼神那么疲惫，那么痛苦。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共感：做一个少年人的痛苦。我们这个考试大省的秘诀，就是从高二开始做高考试题。中国几千年的语文艺术，多么美妙，到此就剩下主语、谓语、宾语的对错，剩下某道题得三分或某道题失两分的算计。这样功利的课程，别说你们这些十七岁的孩子满心寡味，连我这个教学十多年的语文教师，一整堂课都找不到一个兴奋点。

你的眼睛那么透明，什么也不掩藏，痛苦就盛在那里面。我相信班里绝大部分同学都在经历同样的痛苦，所幸他们不如你敏感，不如你娇气，或者他们把悬梁刺股的古老书呆子精神太当真，当作读书人的传统美德，总之没人把痛苦像你那样摊晒出来。因此你眼神中的痛苦是全班的，是全年级的，你替不敢痛苦的同学痛苦。

我向你伸出的手在你眼前软了，失去了原先的理直气壮。我小声说，按学校规定，上课必须关掉手机。你收回目光，眼睛看着打开的书页上某个句型，要恶补刚才玩丢的时间似的。全班同学静得怪异，想看看丁老师怎么修理这个新来的狂妄同学。你后来才知道，班级里四十四个人从没想过像你这样挑衅丁老师的权威。我收回手，微笑着说：“但愿是我猜错了，刘畅同学刚才没在玩手机。”就在我转身往讲台走的时候，手机被不轻不重地放在桌上。你缴械了。

全班同学都振奋起来。丁老师是他们的人，缴获了你的手机，四十四个人站在丁老师一边，打败了你。你感到了四十四个同学无

声的欢呼雀跃。因此你那习惯被宠爱的一半仍然不屈，轻声咕哝一句：“老师还穿假Polo！”没一个人反应过来，因为他们没听懂，只有我懂，你是指我的毛衣，它是假名牌。送我毛衣的杜老师一开始就向我道歉了，说毛衣不是真的Polo，是仿造的，不过样式颜色适合我，她买下来做我的生日礼物了。

我拿起你的手机，它还是温热的。那天下课前，我不动声色地把手机又放回你的桌上，眼睛却不看你，怕再看到你的眼神而不免联想，我就是把痛苦强加给你的人。

那天下课后，一群女同学围上来问作文竞赛的结果。我从七八个戴眼镜的姑娘缝隙中看到邵天一向你走去，脸色不太好。他后来告诉我，他是问你讨还数学课堂笔记。天一是个内向的人，以讨还笔记、收回对你的援助来惩罚你在课堂上的表现，原来他也听懂你的嘟哝了。天一对Polo和其他品牌服装的兴趣，完全出乎我意料。从那次之后我才明白他对所有品牌都倒背如流。这方面的知识，按说我们全班同学数下来，也不该数到邵天一。那时你还不知道，我和天一的那层特殊关系。全班可能只有班长杨晴知道。我虽然在跟女同学们对话，却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你和天一身上。你告诉天一，你借他的笔记本没有带在书包里。天一抱怨起来，说：“笔记本怎么能不随身带呢？是人家的东西，人家随时会跟你要的嘛！”你感到天一在借题发挥，有些羞恼，说：“谁让你主动借的呢？没人跟你借啊！”

谁会想得到，那一刻其实已经埋藏了一个定局：邵天一在一年后注定死在你的刀下。那天下课后，我说了天一，一个数学课代表不应该带领全班孤立新同学。第二天他跟你和解了，一段时间你们俩好成了莫逆，但定局没变，定局就是此刻：天一成了一抔灰烬，

你站在被告席上生死未卜。

不久你在手机短信里开始叫我“心儿”。当时我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，早该意识到被你这样的男孩叫做“心儿”意味着什么。我好糊涂。不，不只糊涂，更是罪过。我误了你，误了天一，也误了自己和女儿。虽然我好多次抗议，让你到同龄人中去寻找属于你的“心儿”，可又想到你们这个岁数的少年爱夸张，且都夸张得有些动漫感了，所以我就姑息了。我让自己不去细想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那关系是多么经不起细想，我最清楚。你的高中生活需要一个模拟的“心儿”，我就暂时提供你这份需要。

没想在收缴你手机的当天晚上，你发来一条那么长的信息。

“千万别以为今天我是有意跟您怄气。我觉得全班同学都是可笑的应试虫，没有思想没有感情没有个性。但我不该跟您挑衅，尤其是当众羞辱您。请原谅我的不懂事。还在生我的气吗？”最后的落款是“畅”。我一时想不起谁的名字中带有“畅”字，便以为这是一条错发的信息，控着两只正在洗菜的湿手，回到厨房去了。一个星期有两天，我会给叮咚做两个她爱吃的菜，送到她的寄宿学校去。等我炒好菜，将菜装进饭盒，打算随便扒几口饭就去学校时，又听见手机接到一条短信。原来我在炒菜的时候，一共有三条短信进来，都来自同一个手机号——你的手机号。我这才想到叫“刘畅”的新同学。

“您真的生我气了？”

“请告诉我，怎样做您才能原谅我？”

“看来今晚我是得不到您的原谅了。但愿您那由我引起的坏心情明天会好转，那明天将是我转学以来最快乐的一天。”

你三条信息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吧？

我赶紧抓起手机，按出一个句子：“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你转学以来最快乐的一天可以早些开始。睡个好觉吧。”

等我把鞋子穿好，拎起装饭盒的布包，你又发来一条信息，说我的理解让你好感动，还说在父亲刚把你带到我面前时你就觉得这是个很酷的老师，现在知道是真的很酷。我没有回复你这条信息。等坐到我的“飞度”的方向盘前，又觉得不回复你不妥，在我收缴你手机之后，同学们已把你孤立成了四十四比一。我的回复很简单，就是“晚安”二字。我用这两个字来给我们那晚的信息往来关机。几秒钟之后，又一条短信来了。你回短信的速度太惊人了。我已经启动汽车，只好随它去了。从叮咚的学校回到家，我看见你的最后一条短信说，你转学后最快乐的一天提前来到了，并祝我做个甜美的梦。

于是我联想到你转学以来一直是不快乐的。从高二下半学期到高三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不快乐的，只是其他人忙得顾不上不快乐。想想看，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少年怎么会有时间来在乎自己是否快乐？但你在乎。从那以后，我发现你早就留神到自己的成长环境，那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奇缺快乐。那是一个住着大房子坐着豪华车的家庭养出的不快乐。你转学后的第一个月，我去你家家访，你父亲因为堵车还没到家，保姆不声不响地给我倒了杯茶，我似乎能感到你有理由不快乐。那样的大房子，豪华的设施和家具，好比一台昂贵而功能极强的电脑，里面却没装软件。等待你父亲的时间里，你给我弹了一段钢琴，你告诉我是肖邦的《小狗圆舞曲》，弹到第五个乐句总是断裂，一断你就对我做鬼脸苦笑。我明白那是在没有父母关注下硬逼出来的琴技，你的苦笑和鬼脸似乎在说：他们可以逼我弹琴，但不能逼我热爱音乐。

你用一首首没头没尾的钢琴曲招待我，等待你迟到的父亲。那时我还没见过你的母亲，据说她是个让很多男人都自愧不如的女企业家，你们那个富足家庭的缔造者，因此你和父亲都习惯了见不到她，习惯她爱你们的方式。她的爱是六十英寸彩电，是德国进口的床具，是意大利进口的沙发，是你对品牌服装的鉴赏眼力。当时我说，能集中精力把一首曲子弹完吗？你突然一脸淘气，请我坐到长沙发上去，舒舒服服听一首完整的《小狗圆舞曲》。于是我坐在了离钢琴三米远的沙发上，倾听圆舞曲完美地流淌出来。我惊异眨眼间变成了大演奏家的你，有着炉火纯青的琴技和乐感。我不禁从沙发上站起，你却让我继续坐好，千万别过去，你的弹奏只能听不能看，否则你就弹不好。我说这完全是一个大师的演奏水平啊！你说当然是大师！我看你脸上的顽皮变成了诡异。不久我听出了蹊跷，琴声有一点假，似乎夹带一股极细的电流。我两步跨到琴边，看出你的手指和琴键的起伏有些脱节，再仔细看，发现它们并没有触碰琴键，原来你那架钢琴可以自己弹奏。某著名钢琴师的完美演奏被电脑复制、播放，而你是在模拟那个演奏家。这是个什么都能模拟的时代。你哈哈大笑起来，嘲笑你土头土脑的丁老师，生活中一定缺乏太多的模拟，而模拟多么美妙！你这代人什么都可以模拟——在电脑和游戏机上，甚至手机上，模拟战争、爱情、杀戮、生死……到终了，游戏和现实，不知谁模拟了谁。现在你站在被告席上，一切都真真切切，模拟结束了。在你背着藏有二十八厘米锋利厨刀的书包来到邵家大门口时，模拟世界就离你远去。你趁天一转身去厨房时抽刀刺向他脊背，此刻模拟杀手和现实杀手合二为一。可怜天一的血流了一地，你活生生的同学在你眼前变成一具尸体，你也许认识到，模拟世界对你严实地关上了门，你回不去了。

事发第三周，假如不是你亲口告诉我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你那双傻呵呵的大手能操起刀来，将刀锋刺进同班同学的胸膛。当你看见天一的鲜血喷溅而出的时候，该明白那不再是游戏机上“恶魔猎人”的模拟杀戮了吧？

刚听见你的供认时，我脑子断了会儿电，什么都成了漆黑的、静止的，也许那是一种心理休克。经过那阵短暂黑暗，你的声音在我耳边再次响起来，由弱渐强，词句慢慢连缀成意义，我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相信。当时我坐在床上，你坐在矮凳子上，我叫你别胡说，这种事情是胡说不得的。你说你没胡说，邵天一是你亲手杀死的。我还是不相信，从哪一点看，你那还没长足的身体里也无法藏卧一个杀手。你不再说话了，低着头坐在矮凳上。天黑下去，我们都静默在黑暗里，谁都没想到去开灯。黑暗能让人胆怯，也能让人胆大，往往在青天白日下不敢承认的情感和罪恶，会被黑暗催生出来。你再一次说，杀害邵天一的凶手就是你，因为我是你的“心儿”，因为你爱“心儿”。你叫了我一年多的“心儿”，每回看到你短信上“心儿”两字，我都心惊肉跳。这就是我长期以来冥冥中怕的，这“心儿”，这被默认的“心儿”，危险原来全源于此。

我就那样脊背抵墙坐了一夜，你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。第二天清早，我才知道你一夜都没走，因为担心我，你陪我坐在隔壁叮咚的小房间里。那一夜怎么过去的，我一点知觉都没有，心理休克了八个多小时，四肢也都休克了，我使唤不了它们，直到你上来拉我。你说，我好怕，我好怕……你的意思不是很明确，是怕肇事的后果，还是怕我当时的样子。因为你说怕，我猛一下子醒了。有我这个成年人在，让你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少年怕，多可耻？我用休克的腿走进厨房，往脸上浇了两捧凉水，把水淋淋的脸使劲在衣服的

肩部一蹭，蹭得生疼。然后我开始为你做早饭。你一夜未归，没有一个家人受惊扰，可见你长期以来是怎样野生荒长，你是在怎样的孤独中爱我，爱我们之间这种不伦不类的感情，爱到绝望和凶残的地步。

在我做饭的时候，我对你说，洗脸刷牙吧，马上吃早饭了，吃了饭还要上学呢。我尽量把这个早晨装扮得正常，专心操作锅里的煎蛋，对于昨晚你对我的供认，我一字不提。在我想好怎么帮你之前，我什么都不愿提。早饭我们都没有胃口，但两人都在努力吃着。煎蛋在那天早上令我作呕，因为每一口咀嚼都让我想到，这世上从此少了一份胃口，少了一个需要早餐的人。少了天一，而我还在咀嚼，这是多么恶心，多么不公平的事！从此缺少的又是怎样一个人？风华正茂，集父母、祖父母以及十几位亲戚宠爱于一身的邵天一！在他当电工的父亲看着一个八斤九两的男婴出世时，忘掉了读过大学的表弟起的一连串名字，脱口而出地管婴儿叫做天一：天下第一。你拿着刀站在天一的血泊边喘息时，那对贫穷温良的夫妇从此没了他们的天下第一，不仅如此，他们的天下也没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……直到无穷无尽的一串零。而我还在这里喝牛奶。一口恶心没压住，我起身向卫生间走去。你紧跟上来，我却赶紧在身后关上门。等我从卫生间出来，你看出我吐过，也哭过。你转身往餐桌边走，跟我再次先后落座。你拿起筷子，想去夹一片榨菜，但一根筷子掉在地上。我知道你的手指在颤抖。它们已经是罪人的手了，而一年前它们还给我弹过琴。

也许在你捡起落地的筷子那一刻，你发现很多事是不可逆转的，比如邵天一的生命，比如你杀戮他的那一系列动作，都不可逆转。正如那根筷子由高而下的坠落也是不可逆转的。一切的一切，在

你父亲把你领到我面前，催你叫我一声“丁老师”的时候，就是坠落的开始。现在，你众目睽睽地站在被告席上，我呢，在马路边陪伴你，冰冷的水泥电线杆是我的耻辱柱——所有事物的运行早就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坠落，只不过用了一年多时间才看到它们坠落在地。

我为你拿了一支干净的筷子。就在你接过筷子的瞬间，我决定了怎么帮你。

“必须去自首，我陪你去。我们一块儿去。”

你点点头。但我看出来，你并不完全信服我。

“自首了，他们一定会念你年轻，从轻处罚。吃了早饭我们就去。”

见我拿起手机，你一下握住我的手腕。你的样子好可怕，像是杀一个还没够。

“你要举报我？！”

“不是！我给学校打电话请假，让徐主任安排代课老师，我陪你去警察局。”

我的手腕还在你手里，那劲道可以掐断一根喉管。

你瞪着我，突然又瞪着自己的手，然后坐回椅子。

“再给我一天，让我作点准备。总要跟爸妈告一下别……”

我答应了。生离死别，总要先准备准备。没容你准备，警察已经监视了学校。下午两点你被叫进教务处办公室，我就知道你回不来了。

[三]

场子里现在是法官的声音。声音有五六十岁，从增生小节或息肉的喉咙里出来，出得不容易，听得也不容易，但他听出那声带增生的噪音里有一丝慈爱。原来法官在问他，被告是不是有什么要说，现在是他说话的时候。

他能说什么？从头说起？哪里是头？二〇〇九年秋天？

他从实验中学转到二中的高二（1）班。大概在第二个礼拜，他就发现自己的视线有了个固定靶心，就是班主任丁老师。丁老师三十六岁，乌发披肩，眼大脸小，课堂上说话总是由慢到快，越来越快，最激动的时候，又停住了，突然抓住了自己的毛病，不好意思地笑一下。他认定自己喜欢上丁老师是十月下旬的一个清晨，小区的流浪猫把他闹醒了。从古至今，多少个少年为成年女性神魂颠倒过？就在那天清晨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自从进入了丁老师的班级，自己居然没去街机厅打游戏！几个星期来，他常在校园网站上寻找丁佳心老师的信息。网上有不少对丁老师的评价和形容，其中一条

说：“有了烦心的事，谁也不想讲，只想跟丁老师讲。丁老师比你
自己还了解你。”还有一条说：“有时候觉得跟丁老师交心，就是
跟自己谈心，谈着谈着就懂得自己了。”一个人居然八卦说：“有
谁知道丁老师到底为什么离婚吗？”好几个人攻击他（她）：“关
你屁事！”“八卦精！”“因为她嫁错了人，明白了吧，Stupid
（笨）！”“打听这个，动机不CJ（纯洁）了吧？”“BT（变
态）！”……还发现了一条报道式的文字：“童鞋们，有一次在琵
琶街口看到丁老师和一个男的吵架，男的非要塞给丁什么东西，丁
用力抽手，东西被打落在地，包装散开，里面东西滚了一地，等两
人都走了之后，本人上前一看，原来地上滚的全是邵店板栗。看来
可爱的丁老师发起脾气来也挺……”此人不往下说了，另一个人接
着八卦一句：“也挺夜叉的，是不是？”“据说此人就是丁老师错
嫁的那个人。”“长什么样子？”“马马虎虎……”“据说丁老师
嫁错人之前是个美女？”一个人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小照片，是从
一张合影中裁下来的，解说为：“刚分配到二中的丁佳心老师，
二十三岁，迷死你吧？”

那张小照片他从来没见过。丁老师的微博里有几张照片，但
从没出现过这一张。影像不太清晰，但从轮廓看是个乳臭未干的丁
老师，蓬松的短发下一张瘦小的脸，两只大眼相距颇开，略小的鼻
子和嘴却离得很近，看上去有种猫科动物的好奇和警觉。而现在她
依然小脸一张，依然让人想到猫的五官排列，但那时候简直就是令
人担忧是否能成活的小猫崽。这么一个孩子王，十三年来不知怎么
招架一班一班的学生。他把照片下载到自己手机上。夜晚变成了深
夜，他躺在床上打量着手机上小小的丁老师，这样的丁老师完全可
以是自己的女朋友。可他突然又想到，他绝对舍不得用三十六岁的